

中国作家梦

马原等著

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梦

马原与二十位作家的对话

马原 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作家梦：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 / 马原等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617-5645-4

I. 中… II. 马… III. 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7420号

中国作家梦

——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

撰 著 马 原等
策划编辑 河 西
文字编辑 刘 凌
责任校对 朱妙津
装帧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开
印 张 30
字 数 491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一次
印 数 8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645-4/I·394
定 价 4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告别先锋 走进历史

——马原《中国作家梦》序

· 郭春林 ·

马原兄嘱我为即将重新出版的《中国作家梦》写序。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但却之亦不恭,只好从命,勉力为之。

2000年夏,马原和我差不多是同一批进的同济大学。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尚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在华东师大著名的第一宿舍楼前见过马原。但那时他正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而我还是一个刚刚被领到文学殿堂门槛前的懵懂小子,加以马原兄那一副身板,而且,印象中的那一次,他留着浓浓的大胡子,穿着及膝的马靴,同学告诉我,那就是马原,依稀记得是回头又看了一眼的,因为读过他的小说。但那个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跟这个叫马原的汉人成为同事,成为朋友,当然,后来他成了中文系的系主任,我又变成了他的下属。说老实话,对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村小子,那时对马原这样的人物无疑是怀有崇敬之心的。

到同济后,见面的机会多了,聊天、喝酒(马原几乎滴酒不沾,与他身高马大的东北汉子形象极不相称,当然这里面本来就没有逻辑,而世间许多事也都并非仅靠逻辑,人们已经做,或正在做的许多事也都没有遵循逻辑的法则)、操办刚开始还颇有点影响的作家周等等。

于是,听他说起,9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一件堪称壮举的事情: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机组,历时八个多月(如果包括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的话,则有两年多的时间),行程两万余公里(这个数字总让我们联想起著名的红军长征,如果可以类比,马原的这一次则是文学的长

征),采访了120余位大陆文学家,拍摄成长达4千多分钟的素材带,最后,剪辑成720分钟,分为24集的电视节目。然而,文学的凋零和电视的商业化最终使这些素材带和剪好的片子至今仍存放在马原的家中。这部电视专题片的正题是“中国作家梦”,另有一个,叫“许多种声音”。这些声音和那些曾经诱惑了许多人的作家梦终于只能呆在黑暗中,附着在那些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去碰的胶片上。即使里面有冰心、巴金、汪曾祺、陆文夫、夏衍、周介人、高晓声、戴厚英等这些先后辞世者的音容笑貌,除了他们的家人,还有什么人想看一看他们的形象,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1996年年底,武汉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字版的《中国作家梦》,总字数51万,分上下两卷,而印数只有1100百册。在当代文学史界和批评界,也从未见到正经的介绍和评论文字。

我不相信马原会投入那么多的精力,花费那么长的时间(钱是他自筹的,当然也就是别人的,可以不考虑),去做一件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事情。

两年多前,我托学生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全本复印了,寄到上海。因为马原手头也没有,而我又总想着能重版,但我自己首先得看一看。于是,一边看,一边联系出版社。然而,如今的出版社首先考虑的是市场,自然,如今的文学没有多少市场,便有,也是虚假的繁荣,同时,还得找到一个“题材”,像股市一样,炒它一把。我知道,这不是出版社的错。

终于,在辗转了数家出版社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河西君愿意一试。于是报选题,竟然通过了。我想,这一次的通过大概也是靠编辑动了手脚方才过关的罢,因为虽然正题没有动,依然是“中国作家梦”,却加了个副题:马原与110位作家的对话。马原和110位作家当然都是可以炒的题材。

说老实话,我更喜欢“许多种声音”这个书名,“中国作家梦”作副题,因为这两点正是80年代文学的真实状况,也是马原对那个时代文学的准确把握。

我们且先按下80年代的话题不表。在《百窘》中,马原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希望有一部真正的作家的文学史稿问世”。遗憾的是,这个观点与这篇包涵着很多意味和信息文章并没有引起创作界、批评界和文学史学术界的注意。为什么文学史就只能是史家或其他学者的专利,为什么文学史就只能是我们见到的这一种写法,为什么作家就不能或根据他们身其中的文学发展的历程之经历,或根据他们的阅读感受、写作体会,且更多心领神会之处的阅读经验来撰写一部属于作家个人的文学史?(马原在其《阅读大师》的序言中就说过,

他首先乃是一位愉快的读书人,其次才是作家,或小说家,而在《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中,他说:“经验积累最丰富的作家往往是那些终生都在阅读的人,而不是那些终生都在奔波的人。”即使直接经验已经极其丰富的人,要成为一位好作家,依然要借助于阅读,而那樣的阅读经验显然与文学史中的叙述、分析并不完全一致,而马原看重的正是这些从阅读中来的经验,这原本也是他的经验。)撇开文学史的知识学意义,(文学史难道只是一种知识吗?)也不考虑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征,作家与史家和学者在文学史写作上是否也存在着争夺话语权的现象,换句话说,文学史是否是一个被学者们霸占的知识场域?而不断被改写、重写的文学史著作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更有无数被掩埋、被挖掘的作家的声音被史家们忽视着,或充耳不闻着。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文学史该由谁来写的问题,我的意思其实是要说,这部厚厚的《中国作家梦》,在我看来,正是马原写就的一部文学断代史,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发展史,只不过马原不是以纸笔,而是以摄像机,以声音和影像的形式来写的,而且,马原也并不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而是由“许多种声音”共同构成,由许多个人的记忆,甚至记忆的片断组成了一个特殊形式的历史。它没有统一的体例,没有按部就班的章法,没有注脚,没有引文,甚至没有一个基本的时间顺序,总之,没有通行的文学史著作的所有形式,从外表看,它甚至是杂乱的、零散的,然而,或许,也正是因其杂乱和零散,却真正体现了那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面貌。

所谓“众声喧哗”,并不仅仅指马原所采访到的那110位作家,这110位作家无疑是重要的,是组成“众声”的各各不同的声音,也是整个“中国作家梦”中实现了梦想的人,然而,除了他们,在80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又有多少人在做着作家的梦,沉浸在梦乡中。他们未能实现作家的梦想,但也正是他们成就了那些实现了自己梦想的作家们。看一看那个时代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份。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为80年代不同于此前的文学风格、方法、思维和观念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的翻译家,更有那些伯乐一样的批评家和一大批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出版家……是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世界上、历史上都从未有过的庞大而杂多的声部。即使那些喜欢放马后炮、尖锐地批评那个举国文学狂潮的批评家、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它恢弘的气势委实震撼人心。

文学史家们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一点,但马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凭借自身的经验和悟性早就捕捉到了。于是,基于对那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的把握,他将许多从未进入文学史

家视野的人纳进了他的采访范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许我们可以说,就80年代的文学而言,翻译文学对汉语写作的影响只有五四时代堪与相提并论。有意思的是,直至80年代中后期,翻译文学进入文学史家们的视野,但即便如此,文学史的学者们对翻译文学带给汉语写作的影响却并没有投以相应的关注和重视,这只要看一看近年出版的几部著名的,也是较为普遍地被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所采用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教程)就可以明了,甚至近现代文学史,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而编辑和出版人更鲜能进入绝大多数文学史中规中矩的叙述。

也许这样的角度与马原在小说中所采取的叙述视角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虽然马原无数次地说过,小说家是上帝,但我想他的意思只是说,小说作为虚构的叙事艺术,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小说家之手,出自小说家的创造,出自作者的想象。而如何将想象的事件和世界叙述出来,则与小说家对人的基本理解相关。马原在对待人的态度上,我想他应该算是个人本主义者,因为他从不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只叙事,即叙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事件发生后的结果、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原特别强调故事在小说中的重要性。他叙述的是叙述者知道的(看到、听到、触摸到,或感觉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叙述者并非造物主,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人只能知道人所知道的事物。这也就是所谓的平等视角,或曰限制视角。

马原从他的经历,从他身在其中的感受,也是从他写作的基本立场出发,看到了编辑、出版人在80年代文学繁荣时期的功绩。仅此一点,也证明了他的眼光,而这也正是史家必备的史识。实际上,这也是布尔迪厄“文学场”这一概念的一个内涵。文学是一个场,一个场域,虽然其中有偶然性的因素,但在这个场域中,各种力量和因素无疑都对整个场域构成生成、影响的关系,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在这个场域中,受着远近、大小、深浅、直接间接的、来自各个方向的作用而存在着、变化着(包括停滞状态)。

我不知道马原在做这件“壮举”的时候经常抱持的是什么样的心态。90年代初文坛的衰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他自己的写作在离开了西藏那块宝地后几乎没有多少进展,更使他在采访时多了一份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涩。从开始的紧张、忙碌,越到后面,同一个问题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回答,但有一些问题却多半一致,譬如文学正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像潮汐般退去,马原心里的感伤也就跃然纸上了。在对何立伟和残雪的访谈中,他说:“这段历史就要过去了,慢慢人都不在了,现在把这些人聚到一起,大家没有机会接触、聚会……”马原一定是想到了那个时候他可以常常跑到华东师大,或别的什么地方,与一群朋友神聊文学的美好时光了罢。我还

在想,当新版的《中国作家梦》放在马原的面前时,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谁知道呢,那就到时候问问他罢。

就此打住,谨以此为序。

2007年6月20日于同济新村

1 序 告别先锋 走进历史

郭春林

1	与陈村
13	与孙甘露、张献、陈村
25	与郑克鲁
31	与格非、李劫、吴亮
40	与王安忆
51	与戴厚英、张英
58	与陆星儿、王小鹰、蒋丽萍
65	与阮海彪
68	与叶辛
72	与张献
73	与吴劳
76	与王振孙、张英
78	与沙叶新
84	与鹿金
88	与梁晓声
96	与李杭育、李庆西
105	与杨晓敏
113	与夏仲翼
116	与王道乾
122	与汤永宽
127	与朱苏进
129	与苏童、叶兆言、李潮
143	与高晓声、梅汝恺
147	与韩东
152	与李晓

- 156 与陆文夫
- 160 与周介人、程德培
- 167 与宗福先、陈村
- 175 与李子云
- 179 与巴金、李小林
- 182 与汪曾祺、张炜
- 188 与格非、余华、程永新
- 200 与谌容
- 204 与冰心
- 209 与王蒙
- 219 与夏衍
- 222 与王朔
- 228 与李文俊、高莽、吕同六
- 230 与赵毅衡
- 236 与丛维熙
- 239 与赵玫
- 244 与蒋子龙
- 247 与冯骥才
- 254 与崔道怡
- 258 与朱伟
- 264 与史铁生
- 274 与施咸荣、董衡巽、李文俊
- 280 与徐怀中、莫言
- 294 与张抗抗
- 298 与刘心武
- 307 与阿克曼
- 313 与刘恒

322	与陈建功、史铁生
331	与铁凝
338	与袁可嘉、吕同六、柳鸣九、叶廷芳、董衡巽
350	与刘震云
354	与郑万隆
359	与季红真
365	与乔良、叶楠
373	与章仲锴
376	与汪国真
379	与宗璞
383	与陈凯歌
388	与张英、安波舜
396	与洪峰
407	与王成刚
414	与池莉
418	与方方
425	与刘硕良
430	与徐敬亚、王小妮
433	与韩少功、蒋子丹、潘军
437	与迟子建
441	与马秋芬、白小易
453	与陈言、林建法、辛晓征
464	与马丽华
466	与扎西达娃
468	后记

上海·陈村寓所

1992年10月4日

与陈村(上海作家)

陈：你还可以有个话题就是拍厕所。据说现在人的文明程度是看厕所。厕所要很豪华，卫生间要很豪华，这就很富有了。

马：厨房也不得了。现在厨房都很讲究。

陈：等会儿，你可以拍一下我们的厨房和厕所、马桶。

马：对，饭碗和马桶不到一米嘛。

马：想想办法，往正题上说，先说啥？刚才说钱嘛。说钱。那时就说韩少功要拍一下嘛。

陈：韩少功大概有车开吧。

马：那可能比较便利，但我们摄制组不能去。大概只能我们两个人去，飞去，然后飞回来。整个组不能去，然后找机器，让韩少功他们帮忙想办法。一个人总归好办。这儿总归是摊子太大。

马：他现在是不是作家群里赚钱最多的了？

陈：他就是那时候办《海南纪实》……

马：《海南纪实》不得了，当时60万吧？像王朔、苏童他们大概都有二三十万，现在大概差不多。

陈：王朔比苏童钱多吧？

马：不一定。现在苏童外面卖得凶。苏童刚刚一个中篇卖给美国，就是6千美元。我最惨了，到余华那儿一看，他那美元也没少拿嘛，台湾出了三本了。

陈：那就不错了。

马：啊，三本书拿了几千美元。

陈：你走红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要赶上外国人或海外那些人向中国买东西的时候就好了。

马：那时候他们卖过了之后，跟我联系说，人

家找你啊。我运气不好嘛,找到我的时候人家已经走了,外国人买完他们的,才说人家也在找你嘛。我一篇也没卖嘛。卖过几个短篇。

陈:你把它留着,我跟你讲,任何人跟你订合同,你也别把你的版权给卖绝了。

马:或者是卖2年、5年,或者是卖一个国家的。

陈:卖某个地区的,但你不要卖绝了。

马:就要卖个大价钱的。

陈:你版权都是自己的嘛。

马:原来我比较有数。早晚都能卖出去嘛。一是写得不多,如果我一辈子能写3千万、5千万,要是我现在急着卖,怕这个钱是花不了了。但一辈子就写两三百万字小说,现在卖了,以后呢?还是外面有电视能赚到钱,尤其海外,光靠版税就会发财嘛。

陈:我有个好题材没发出来,但不能写,写了肯定找我麻烦。

马:你说啊。

陈:你说是啥?卖到香港、台湾肯定发财。

马:有一次,我记得,那是你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去王宁家里,房里也是一个大床,那房间把床去掉就没有空间了。第一次去你家里嘛,还是1982年初。

陈:那天正好家里有竹笋,你说你不爱吃。

马:就是。没吃过竹笋,吃竹笋我印象比较

深,老太太做的菜量都比较足。我到其他上海人家吃饭,盘子都太小,不敢伸筷子。

陈:你那时候看起来比现在面善一些,腼腆一些。

马:比现在漂亮。

陈:现在也10年了。

马:10年出头了。

陈:今年是?

马:1992年,11个年头。

陈:这十年里,这些人变化都很大。

马:那时候我发不出东西来,你还一个劲儿给我推荐。

陈:你那篇叫什么,“夏娃”。我去找肖刚,《上海文学》的。他说这是个好东西,不过要把开枪的那部分去掉,解放军打死老百姓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我说你要是把枪删了,你这小说就不好编了。开枪比较刺激,又有声音又有血,你要把它改成投河自杀,就难看了。

马:当时我一篇小说也没发过嘛——当时我完全就是,一篇小说也没发。那时你还经常给我点鼓励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咱们俩通第一封信,那时候你说,我总想着一代读者是由一代作家造就的,一开始读者不适应,怕他们大吐不止,但终究会适应的。

陈:经常有格言、警句嘛。

马：对，陈村是以创造格言、警句闻名嘛。

陈：没有。你仔细想想还真是，慢慢这件事变成真的。原来像闹着玩似的，写着玩玩。倒有一天，它变成你吃饭的手段，而这就有些严重了。

马：变成衣食父母了。那时候觉得作家还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一个很空洞的字眼。

陈：前两天有一些小朋友来采访我，就问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这就很奇怪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突然有一天人们说你是作家了，我一想我是作家了，那我就是作家了。

马：突然转成专业作家，当时你给我们羡慕坏了，咱们这班人里当时很少有几个专业作家。非常早。

陈：开始请创作假，这就很高兴。1983年开始脱产了。然后到1985年有专业作家编制。

马：我们肯定是国家部门地道的专业作家最后一批。孙甘露、史铁生他们都是合同制，各地都搞合同制，我们还不是合同制。前两天你不是说王蒙又提起这事了嘛。

陈：王蒙希望不要，这两天王蒙又反过来说了，香港《文汇报》登了一篇王蒙在澳大利亚讲学的报道，上面说得挺好。他介绍了很多国外新潮的作家、新潮的文学流派，还说有些人对他不理解，还有抨击

什么的。把王蒙的前言后语搭起来看还比较有意思。

马：王蒙对我还很够意思。“我当时处境比较惨，王蒙去了一趟西藏，他们看王部长夸奖马原。我后来处境改善跟王蒙有关系。也是从那以后我才看看王蒙的东西，看的不是太多。他那个《活动变人形》，刘再复说得神乎其神，说可以获诺贝尔奖，而且不止，就是得个诺贝尔奖还有富余。当时我翻了一个片断就没看，但真正看了还不错，他写的旧中国家庭里面的那些事情还有点意思。这真是新时期我看完的少数几个长篇之一。

陈：我觉得那篇不错。他写的《访苏新潮》很好。因为他是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然后他到苏联去了，带着一个很复杂的感情。苏联变成一个他少年时很向往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说他变修了。那是变修的地方，而且改革开放中又是一个不如中国的地方。

马：余华说，大众本不关心精神，他说得有点道理。

马：换个说法，你写作，实际上，在小说发表以前，你还写过好多诗，你把写诗情况说一下，这样……

陈：就把问题隔开了。

马：对。

陈：还有个问题就是，再谈谈自己的小说。

马：……是不是过不下去了，原来我在青少年时期觉得可能过不下去了。现在我觉得可能也过得下去。

陈：不是，不是。我这个说的是广义的性，我说这个广义的性，包括你的时装、你的谈吐，包括你走路的姿态，包括你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你的性。

马：平时吸引你目光的是，比如说，好色的人，曲线都比较容易进入视野。在曲线进入视野的时候，都觉得舒服。实际上这就是性吗？就是性，实际上这跟女人身体有关系。

陈：有很多都是，你说你走在路上或者小时候，小孩生出来以后，然后就按照一定的性别模式去栽培。男孩儿应该有什么样，女孩儿应该有什么样儿。

马：对，这种教育都是在不自觉中完成的。

陈：有时候看很滑稽的，就看那电视剧里，很小的小孩儿就跟别人说，你得像个男子汉。

马：有一张画儿，两个外国小孩儿，男孩儿把裤衩拽开，女孩儿往里看，那个画在中国销售特别好。我在什么地方都见过。许多家庭都见过这张画。那种游戏，现在我们回忆，小时候肯定都有。这个，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大概就是有一种规定性。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大环境有一种规定性，到中国一段，一下就没有这个东西，

好像就是不存在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谈性？你怎么能还有性呢？哎呀，你看女的，你往胸上看，你往大腿上看，往屁股上看。

陈：这一代人也有悲哀，跟年轻人不一样，可能比我们年纪大的那代人，有他们的悲哀，我们这代人也是不得已。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性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人们是不谈论性的。或者说作为一个自觉者什么的，革命者什么的，也就自觉地回避性，也不谈性。觉得性对事业什么的都是有妨碍的。性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你潜意识中总有一种东西，或者是一个麻烦的东西，然后你又不对了。有一天你突然受到另外一种教育，觉得性是不可或缺的，然后你接受这个东西，但如果你要实践，那又是不能实践的，要去实践的话，就会受到刚才说的那个，觉得你又不对了。

马：对。

陈：好像没你的事儿，没你的份儿，不是你的事儿，你要硬掺和进去。

马：前不久，和司机聊起来。我说，你日常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桥牌，抽点好烟。我说你有情人吗？他说，噢，我们上海人很正经的，上海人是不能有情人的。上海人当官，上去就下不来。但有两件事不能做，就是手不要伸到别人钱包里去，不

要睡到别人床上去。不要睡错床,不要伸错手。

陈:你刚才讲的经过这十年。十年过去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十年之前,在写作的那些人,大概有大半不写了,或者很少写。

马:比如说李潮。

陈:李潮不写了?

马:李潮彻底不写了。十年以前李潮好棒啊。中国最重要的几个作家了。

陈:陈建功,还有几个。

马:陈建功。

陈:中国有两功,建功,少功。韩少功基本也不写了,写得很少了。

马:徐乃建,徐乃建已经许多年不写了。十年前徐乃建是非常重要的。

陈:有些人出国了。

马:包括张新奇他们。现在都不见写。倒是我还算执迷不悟。

陈:不过有一代人,有些人当官了,就是比我们大的那些,打成右派的那些。

马:对,就是比我们大十岁八岁的那些,好多都是主席了。

陈:他当了官以后不写了。还有些人,他也没原因,不写了,没什么原因,他也不当官,在写的那些人,势头很旺的,也很少。

马:现在实际上你写得并不少,但小说少。

陈:少。

马:小说少了,随笔呀、散文啊多了。

陈:就是写得有些疲乏了。

陈:在写小说时不如当年那么兴奋了。

马:有时我们背地里说,说陈村现在更是文人,不是作家。

陈:文人化了。

马:就是文人化了,你东西不少写,常见,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写。实际是在写东西,不是在写小说,不是当小说家,变成一个业余的小说家。文人是职业的。

陈:小说变成偶然的行为了,就像去年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

马:前两年我写得多点,一晃三年很少有什么小说,很少有几篇。这不也下海了嘛,搞影视的都算下海吧?

陈:你不下海也没用。

马:嗯,不下海也不能写。现在,我眼前这个状态,不下海也不行。

陈:有些人可以,像王安忆这种人可以,她在慢条斯理地、有条不紊地出产,那么这些人可以写长。像莫言那样,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到处都是莫言,大概长不了,肯定长不了。

马:现在写得更多的是谁啊,你别看外面见不到,洪峰写得特别多,洪峰已经有三部长篇了。

陈:我从来没见过。

马:马上要发一部,《收获》第五期有一部。

这三部长篇早就写完了,中篇十几个,他倒是牛逼的一个。

陈:高产的。

马:但是说高产也不对。他这三五年的都集到一块儿,他发不出来,很奇怪。他的东西发不出来,另外他也对发没兴趣了。这小子特别有意思,他也搞了一个中华新作家笔会中心,在北京搞的。

陈:什么意思?

马:实际是一个讲习班,将来他要请一些朋友,陆续请一些朋友讲课。比如他要到上海来,肯定要找你们来讲课。他们在北京,莫言、刘震云,这些人去捧捧他场。

陈:就是他去栽培别人。

马:就像我老想搞一个小说奖。

陈:给别人发奖。

马:就是,这辈子什么奖也没拿着……

陈:不得奖没关系,给别人发奖。

马:给别人发,现在他活儿干得比较多,这拨人里很少有三个长篇的。洪峰已经写出三个长篇了。我说我们这茬人,首先就不是高产的。

陈:也有一些很高产的,就是那些长篇,你反正看一部就行了,也就不好看了。

马:能干的,并且一直写的,这茬人里大概就剩王安忆了,一直没停。

陈:一直没停,而且一直有些变化。

马:王安忆比我小一岁。但她的小说作品大

概要比我多几倍。我大概总共一百三四十万字。王安忆估计有五六百万字吧。差不多。

陈:十几本书。

马:好像是去年,她说有四百多万字。

陈:她每天写,不写难受。写着不累,这多好,天生就是当作家的。

马:干别的不行。

陈:你说我是对的,天生当文人。文人可以下棋,可以聊天,可以看书,可以闲逛。

马:可以花三毛钱买一支叶子,插到那儿,让它一活三年。

陈:它爱长。

马:这些年买书也比过去少了,现在你这几千册书肯定很多还是那些年买的。

陈:大多数是。

马:现在说起来——

陈:书嘛,有时没好书,有时也未必能买到。

马:有书的时候没有钱。

陈:钱倒不是主要的。

马:我就觉得80年代初时,那时翻译的书量比较大,可那时没有钱,每月能拿出15块钱、10块钱买书已经不得了。

陈:现在我到书店去,一般的书店都没什么你特别想买的书,如果特别想买的,你还是买,买来,倒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书当然也贵,有些书我也买不起,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书放哪儿。